

梅花令
上



内 容 简 介

柳残阳是海内外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的小说篇幅宏大，构思精巧；其人物众多，性格鲜明，呼之欲出，读来令人不忍释手。

梅花令主一书为其代表作品。书中描写在江湖中隐藏多年的“金陵卓家”将武林至宝蟠龙鼎劫为己有，其少爷卓少金在万魔之魔、百毒天尊及勾魂鬼女等邪派高手的拥戴下，妄图一统武林天下。江湖第一高手燕小飞联合武林精英脂粉情魔、无垢玉女、风尘四奇等，在武林前辈南宫隐及“阎王爷”詹台海的支持下，历尽艰辛，万劫不死，终于瓦解了强敌，制服了万魔之魔，收回了武林至宝。

全书情节曲折，险象环生，潜精采打斗与缠绵的爱情于一炉，精采纷呈，妙趣横生，不失为武侠小说的精品。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血岭惊魂	1
第二章	无垢玉女	20
第三章	酒肆风云	40
第四章	飞来艳福	62
第五章	墨龙斗双凶	77
第六章	勾心斗角	95
第七章	胜地风烟	109
第八章	最佳线索	134
第九章	共商大计	148
第十章	另得隐秘	166
第十一章	冤家路狭	184
第十二章	机锋难点不悟人	199
第十三章	深山秘谷	218
第十四章	脂粉情魔	232
第十五章	细究根由	247
第十六章	霸王留客	260
第十七章	庐山面目	273
第十八章	奇峰突起	284
第十九章	横生阻难	301

中 册

第二十章	醉客又现	315
第二十一章	一片诚心	328
第二十二章	香饵金钩	342
第二十三章	吞钩蹈网	355
第二十四章	话中套话	371
第二十五章	故弄玄虚	384
第二十六章	鬼见愁	400
第二十七章	螳螂捕蝉	415
第二十八章	面对大敌	433
第二十九章	毒计惊人	451
第三十章	巧遇神偷	467
第三十一章	冤家对面	483
第三十二章	失之交臂	500
第三十三章	欲将巧技乞神偷	517
第三十四章	万魔之魔	535

下 册

第三十五章	投鼠忌器	553
第三十六章	秣陵龙现	562
第三十七章	罗刹鬼姬	578
第三十八章	玄天石府	594
第三十九章	夺魄之宫	612
第四十章	阎王令	629
第四十一章	魑魅传人	643
第四十二章	各个击破	661
第四十三章	密室救羊	676
第四十四章	尔虞我诈	692
第四十五章	图穷匕见	707
第四十六章	石臼湖边	722
第四十七章	驱虎拒狼	737
第四十八章	请君入瓮	753
第四十九章	又是一鼎	768
第五十章	求借居停	785
第五十一章	宝讯纷传	800
第五十二章	群雄锻羽	815

第一章 雪岭惊魂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叠叠，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惟有桃花似雪！”

这阕词儿，曾写在拙著“一剑光寒十四州”的开端，由于末句“桃花似雪”四字，引出五十万言侠艳离奇的可歌可泣故事！

如今，又把这阕词写出，是为了本篇的篇名叫做“梅花血”！

“桃花”既然能够似“雪”，“梅”花又为何不能似“血”？

何况，一个个的英雄儿女，一场场的剑影、刀光是由“梅花”与“雪”而起。

腊尽春回，正是挟带寒意的春风，吹绽了无数梅蕊的当儿！

但“梅花岭”前的一片旷野，却仍笼罩于银白色的积雪之下！

雪原甚广，一望无垠，极目处的一丝黑线，是这片雪原，与天边彤云的相接所在。

蓦然，在这雪云相接的遥远之处，出现了一个蠕蠕而动的小小黑点！

渐渐地，近了！那是一人一骑，在迷蒙中向梅花岭缓缓行进！

马，是匹罕见龙种，通身漆黑发亮，不带一根杂毛，昂首竖耳，前蹄落，鼻孔里，不住喷冒着白气，显得神俊异常！

马上的人儿，也是一身俱黑，魁伟的身驱，紧裹在一袭漆黑的狐裘里：一顶宽沿风帽，压低低地，几乎遮住了大半脸，但并未遮住那颌下微髭虬髯。

马如神龙，人儿自然也不差，虽然看不见他的貌，但由他那跨下坐骑，魁伟身材，一身俱墨的高贵装束和鞍边长剑，已可知此人必然不凡，更何况由那身狐裘之后，还隐隐透着逼人英气！

黑白相映成趣，而且分外刺眼，在这积雪笼罩，一望无垠的旷野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人一骑，看上去，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四只漆黑的铁蹄，踏着厚厚的白雪，缓缓向梅花岭脚下走去！

由那云雪相接处至此，雪地上，留下了一行宛然蹄痕……

转过一处山坳里，黑衣骑士不由控缰，帽沿隐隐遮住的暗影里，突然射出两道比电还亮的冷芒，直逼前途！

山坳里，稀疏疏的几株吐蕊寒梅，在那几株稀疏疏的吐蕊寒梅之后，紧靠山脚，却有着一座竹篱围绕的几茅屋，两扇柴扉紧紧地关闭着！

由黑衣骑士立身处望去，仅见那一道竹篱之后，围绕着几间积着雪的屋顶，别的再也看不到什么。

雪压寒梅已属美极，竹篱茅屋倍添幽雅，更何况那几株吐蕊寒梅之前，尚有一湾横跨积雪朱桥，方自解冻的溪水！

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红梅寒艳，粉玉白

雪，料峭春寒里，暗香浮动，竹篱茅屋中，幽雅宜人，加上朱桥积雪，溪水流冰，这情景，算得上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一片宁静，不带半点尘世烟火味！

怎能怪黑衣骑士控缰驻马，目射奇光？

看来他是个风雅之士！

不，他下触景生情，回忆着一连串的往事：那该是每年一次，是此地，但非此刻，比此刻还早几日的往事！

“哈！记得上次我来时，小琪儿不过十岁，但他人小鬼大，由篱笆缝里给我这做叔叔送个见面礼，一圆雪球，这小顽皮，可爱极了，五年没来，小琪儿该十五岁了……”

“往常，每年都来此过年，大嫂那一手好手艺，……唉！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食指大动，每年除夕，拜兄这一家三口非等着我到来，绝不举箸，唉！让他们空等五个年头，若非自己满身江湖琐事，谁不想回到这么一个家，享尽人间温暖，洗却一身风尘……”

“拜兄真是好福气，封刀退隐，永脱江湖，远离恩怨，筑芦于这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伉俪情深，老而弥坚，小琪儿承欢膝下，又是那么可爱，世间至乐，莫过此，还有什么好求的？”

“自己孑然一身，孤剑单骑，萍飘江湖，常年不离恩怨厮杀，有时想想所为何来？人生百年，一刹那间……所幸还有一个等于自己的家，可以歇脚……”

“哈！我今儿个是怎么了？豪气岂可低落，壮志岂可消沉，走！五个年头后的今天又错过了除夕，他们恐怕再也想不到我还会来，让他们惊喜去，哈！”

又是一声轻笑，抖缰催马，坐骑轻翻四蹄，又自踏雪行进。

黑衣骑士神情无限欢愉，鞍上低声吟哦：

一夜北风寒，

万里彤雪厚；

长空雪乱飘，

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

疑是玉门斗；片片鳞甲飞，

顷刻遍宇宙。

骑驴……………

吟声至此，骏马恰好驰上积雪朱桥，他却轻笑一声，倏然改口：

“独叹梅花瘦”倒是应影儿，只是这“骑驴过小桥”如今却显不适，我这小龙儿是马非驴，若之奈何？

一阵冷香随着料峭春风吹送过来，他仰起头来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陶醉已极地低低叹道：“冰肌玉骨，寒艳如仙，让雪三分白，羸雪一段香，委实丝毫不差？”

语声甫落，围注那十丈外茅屋竹篱及紧闭中的扇扉，突然纵声大笑，笑声激扬，枝头积雪为之扑簌飞堕！

“花落家童未扫，马嘶山客犹眠，日上三竿，贵宾莅降，你等还不扫径开门揖客么？”

在他意料中，主人夫妇必定齐声欢笑，虽然未必亲迎，但那小琪儿必然是满面惊喜，等不及开门，便即翻篱飞扑马前。

那知大谬不然，不但未如意料，话声落后半晌，茅屋内仍然一片寂静，半点动静没有！

黑衣骑士微微一愕，随即纵声大笑：“小琪儿，莫非你暗中捣鬼，又要来什么见面礼么？免了吧，你燕叔叔消受不

起！”

按说，这回总该有个动静，却不料话声落后，仍是一片寂然，只有那屋头和枝头的积雪，偶而在寒风中飘落几片！

他禁不住又是一愕，心想：莫非我拜兄已自举家他迁，抑或是踏雪香海，青梅煮酒，尚未归来……

哦……

继而一想，又觉不对，这人间仙境，举世难寻，正是这对神仙眷属的多年希求之处，拜兄绝不会轻易他迁。

若说老少三口踏香海，青梅煮酒，尚未归来，这对伉俪本个中雅人，但香海近在岭侧，这一家三口早该为自己适才所发两次大笑引来，怎的如今不见踪影？

正自猜疑不定，百思莫解，沉吟中，突然瞥见一只雪狐窜篱而出，无限惊恐的飞遁而去，长嚎中犹紧衔一宗腊黄物体不放。

黑衣骑士目力如电，就在这一瞥之中，他已将那宗腊黄物体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只残断儿臂。

心神大震魁伟身躯突然离鞍腾起，疾如一遭黑光，直射篱内。

身未落地，一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已自呈现目前，只看得他脑中轰然一声，顿时呆住，险些昏厥雪地中。

茅屋，两扇门儿敞开，门那厅堂中仍是充满了除夕气氛，但地上却倒卧着两男一女，二老一少，三具尸体：

一位须发已霜的灰袍老者！

一位衣衫朴素的老妇人！

一个身着锦服的俊美幼童！

可不正是他那拜兄伉俪及唯一爱子“小琪儿”？

灰袍老者眼珠已自不见，只剩下两个血窟窿，四肢齐

肘、齐膝，具已断去，但那双手臂与小腿却不见踪影！

老妇人虽然四肢、五官完整，但胸前却呈现一个拇指大小的血洞。

唯有锦服幼童尸身完整，但也被适才雪狐衔去一臂！

死状奇惨，血流遍地，但都已凝固，且色呈紫色，分明遇害已非一日。

一刹那间，这堪称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的雪裹朱桥冷梅，竹篱茅屋，已成为人间地狱，罗刹屠场，先前予人的那份幽静之美，已一扫净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悲惨，无限凄凉！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良久，良久，黑衣骑士方始定过神来，突然凄声凉悲呼，魁伟身形飞扑入屋，扶尸痛哭，声似巫山啼猿，令人闻之心碎肠断！

这世上唯一的一个家，唯有的亲人，情逾手足骨肉的拜兄老少三口，突然悉数遇害，人间温暖，从此长辞，以一个终年萍飘四海，浪迹天涯，万里归来的他来说，怎不悲愤填膺，伤心欲绝？

如此，也就难怪这位叱咤风云，气吞河岳、豪情万丈的铁铮男儿，泪如泉涌，声似猿啼了！

哭声由高而低，渐渐地声嘶力竭，变而饮泣！

渐渐地，泪尽血出，地下三人的衣衫之上，已自鲜血点点。

良久，良久之后，黑衣骑士方自收泪站起，猝遭巨变，身心重创之余，这位黑衣骑士已失却往日英风豪气，那魁伟身躯也似支持不住，而微微地幌了几幌！

他凝视地上老少三具尸体片刻，然后，将含泪目光环顾室内，供奉神位的长几上，两支红烛，疏泪遍流，香烬满

炉。

这显示老少三口遇害之期，是在除夕以后，而且很可能在除夕当时，家家户户正自围炉谈笑，其乐融融，备享天伦的当儿，遭了毒手！

自己若早到数日，像五年前的每一个岁末一般，赶来过年，拜兄这老少三人，何至遇害！

然而，悔之晚矣，恨已铸成！

虽然他竭尽目力，仔细察看，希望能找到一点行凶人所遗马迹蛛丝，但是片刻过后，他必竟是失望了，行凶之人手法高明已极，未落丝毫痕迹？

再说拜兄伉俪身手已列一流，尚未能幸免，足见行凶人功力甚高，不要说不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纵有足迹，也被连天鹅毛给掩盖得无踪无影！

束手无策之余，不由又将目光转向地上三具老少尸体。

望着，望着，不禁又自悲从中来，心中一酸，方欲堕泪，突然一物入目，看得他心头狂跳，忙自忍泪蹲下。

老妇人，也就是他那老嫂的右手，紧握着几根似丝如绢，色呈五彩，细如人发之物，不是他再次凝目，绝难发现。

这很可能是那行凶人所留，但他取到手中审视再三，却想不出这是何物！

既然有此发现，已自渺茫的希望重新升起，望着老妇人尸身，啞一咬牙默祷一声：“大嫂，恕小弟迟冒！”

伸手将老妇人尸体翻转，胸前那拇指般血洞赫然直透背心，手指不能嫌此，显然为某种兵刃所致。

但放眼宇内，使用这种形状兵刃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个，究竟是谁所为，他一时却也难以断定，同时人命关天，

事非小可，也不能胡乱猜度！

心知除了怀中那几根细如人发，似丝似绢，色呈五彩之物以外，再难找到其他的任何蛛丝马迹。

呆了片刻，突然飘身出屋，由鞍边取下那柄长剑，行至几棵吐蕊寒梅间，略一审视，立刻连剑如电闪，雪泥横飞，就两株较大寒梅之间，挖了一个宽约四尺，长近八尺，深及丈许的大坑。

然后弃剑回返茅屋，抱出三具尸体，极恭敬的排置坑中，再次运剑转瞬间已营成一坟。

埋葬完毕，复呆呆望着那座隆起坟墓，带血泪水又自簌簌堕下，那满布微靛的双唇，一阵牵动地语道：“大哥！大嫂！小琪！三位英灵有知，且请瞑目，燕小飞从此踏破铁鞋，寻遍宇内，誓报此仇，临行匆匆，只有将三位草草入土，三位知我，必能谅，容我日后手刃强敌，报血海深仇之后，再来焚香祭奠，择土安葬！”

“砰”地一声，跪倒雪地，颤抖着身子，恭恭敬敬的向坟头叩首大拜，拜完，飞身上马。

再望孤墓最后一眼，长剑回鞘，一声满含悲愤的雄吟长啸，直透长空，积雪粉堕。

啸声中，猛抖马缰，骏马长嘶，昂首翻蹄，飞驰而去，转瞬间又成为白雪之中的一个黑点。

只剩下三尺孤墓，傍依寒梅，竹篱茅屋、朱桥、小溪，已是无限凄凉，一片悲惨……

马儿渐渐的缓了下来！马上的黑衣骑士燕小飞，也似脱力一般，低着头，躬着腰黯然失神地任意坐骑缓慢行进！

回顾伤人断肠的梅花岭，已隐于一片迷蒙中。

这条山道傍依武夷山下，往日里车马络绎，行人不绝，

而如今在这白茫茫的雪地里，却只有伤心断肠、孤独冷清的他一个。

此刻看上去，和适才的神态之间，简单判若两人！

适才尚是叱咤风云，气吞河狱、英气逼人的神态！

现在，他却恍若大病初愈一般，英风尽扫，有气无力、无精打彩、神情中充满了哀怨悲愤，黯然和凄楚！

双手也懒得再复执辔驰骋，而是脱力般地置于鞍上，任凭那跨下神驹漫无目的的向前行进！

其实也单凭那几根细如人发，似丝似绢，色呈五彩之物，在这辽阔宇内，茫茫人海，却叫他到何处去缉凶？的确有点近乎大海捞针，痴人说梦！

但事实上他也不能不由这唯一的线索上去追缉，虽然寻遍宇内踏破铁鞋，否则，他何以对长眠地下的拜兄拜嫂老少三口？

他知道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必有手刃顽凶，报仇雪恨的一天！

如今，他只有耐着性子慢慢查访！

他觉得，应该从拜兄昔年的一些仇乱上着手，所以，猛眼看上去他是那么失神，那么呆滞，其实，他的脑海中正自深思着这件事，拜兄昔年的仇家，也自一个个的在他脑海里浮起……。

蓦地里，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背后传来，打断了他的汹涌思潮！

他听得出那是两匹快马，驰行极速，然而，他却没有心情回头，只有微微的抖了抖缰绳，靠向了道旁。

刹那间，身后两匹快马，已似狂风般地自他身旁飞掠而过，铁蹄卷起雪泥，溅得狐裘上污泥斑斑，但两匹快马上的

骑士，竟然连头也未回一下，生似没事人儿般在疾驰而去！

黑衣骑士燕小飞胸中一口怒气正愁无处发，人目快马上两个腰系长剑的锦袍大汉，已自雪泥四溅的驰出十丈以外！

忍不住双眉挑处，突然淡淡地一声轻喝：“站住！”

声音不大，再加风儿急促，特别显得低微。

虽然如此，但听起来却震人心，因而业已驰出十丈外的两匹快马，倏然长嘶，一起直立飞旋，并即回头停下，但两位锦袍大汉，仍然稳坐马背之上，骑术之精湛，委实罕见。

二锦袍大汉方自拉转马缰，燕小飞已自单骑驰近。四道满含桀傲又复锐利的目光凝注燕小飞，居左的锦袍大汉则冷冷发话道：“朋友，你可是唤我二人？”

燕小飞目光微瞥，淡淡说道：“这条路上，除两位之外，还有别的人儿么？”

二锦袍大汉未予作答，互觑一眼，突然从声大笑，眉宇间并洋溢着一片强悍狂傲神色。

燕小飞看了他们一眼，待启唇发话，居左的锦袍大汉倏然止住狂笑，并侧头同伴，扬眉说道：“老二，十余年来，这条大路之上，可有人敢对我兄弟撒野？”

居左的锦袍大汉摇头答道：“没见过，但那不知死活的东西却例外！”

问答间，狂态暴露，语意欺人，但燕小飞却似未在意，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手指狐裘泥污，淡淡说道：“两位骑士，官道纵马，污人衣物，应该怎么说？”

居左锦袍大汉双眉一挑，强忍笑意，“哦”地一声，然后说道：“原来阁下就是为这件事喝止我兄弟，朋友！你也未免太看不开了，性命，衣物，两者之间孰重？区区一件狐裘能值几何？再相逢时赔你一件就是，否则，我替你擦净就是……”

.....

话犹未完，马上长身，右掌疾探，闪电递出，乍看之下，确像要为燕小飞擦去左半身泥污！

实际上，他是暗含隐狠，企图以“琶瑟手”双击燕小飞左半身之诸大要穴，故其出手快、绝、狠、毒，却属上乘。

双方距离既近，他长身出手，又快又狠，眼看就要指上燕小飞左肩，一声得意狞笑亦将出口。

倏间燕小飞淡淡一笑说道：“缘浅福薄，消受不起，还是自己来吧！”右手轻描淡写为字的向左肩微微一拂。

只听那出手伤人的锦袍大汉一声闷哼，右掌急缩，左手抱住右腕，神色剧变，双目仍然闪烁地凝注燕小飞说：“我道阁下怎地如此大胆，原来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你再接我这招试试！”

话音甫落，左掌疾伸，五指如钩，直扣燕小飞右边“肩井”穴，但招至半途，突然沉腕出指，改变燕小飞胸前“玄机”要穴。

他这一招两式，变化极速，确实难防，若非燕小飞一身武功已臻炉火纯青，势难幸免。

燕小飞视若无睹，容他手快逼近，突然一声冷喝道：“我看你是自讨苦吃！”

话声刚落，右臂疾伸，一把扣住锦袍大汉腕脉，然后振腕轻抛，锦袍大汉已如断线的风筝，离鞍飞起，“叭”的一声，跌落地上，满身雪泥，狼狈不堪。

按说，既遭挫败，若知好歹，就该知难而退，但这二人生性桀傲残暴，加以背后又有靠山，故而纵横这一带，已达十余年之久，从未吃过这等苦头！初遭挫折，认为是毕生之奇耻大辱，羞怒之余，顿忘利害，翻身跃起状苦噬人厉声说

道：“老二，别那么顾虑，联手齐上！”

随即双双兵刃出鞘，剑化长虹，寒光闪闪，疾取马上燕小飞。

其实，著称为“老二”的锦袍大汉，早在“老大”跌落地上之际，已自心神狂震，愤怒已极，并握剑在手，准备偷袭了，但只是由于燕小飞之武功太强，未敢采取行动而已！

如今，这一联手发难，虽说剑仅两柄，但丝丝剑气，逼人寒光，已将燕小飞周身大穴，全部笼罩在内。

就以俩锦袍大汉出手之快、狠、准、稳而言，武功确已不凡。

只可惜碰上了这位黑衣骑士燕小飞。

他目射奇光，扬声轻笑说道：“凭你们俩也配对我用剑，二位！握紧兵刃！”

语毕，单掌轻挥，短袍大汉已自齐声惊呼，剑幕倏敛，改化两道长虹，冲天而起，力尽飞堕，“嗖嗖”两声，连柄没人道旁十余丈外的雪地之中。

燕小飞唇角轻挂晒然微笑，并未进袭。

两锦袍大汉却自心神大震，面色刹那数变地抱腕楞立，顿时震住，良久，方自色厉内荏的狠狠吐出了一句：“阁下好身手，好功力，我兄弟二人自知不敌，但江湖必然尚有再见之日，既属高明何妨见告称谓？”

燕小飞鞍上轻笑，双眉微扬说道：“承蒙夸奖，实不敢当，两位如欲前淌今日这耻，容易已极，在下萍飘四海，浪迹天涯，单骑孤剑，江湖道上随时候教！在下只担心二位的武功造诣，届时仍难差强人意而已！在下姓名，两位尚不配询问，而且我也不想说，不过，这人马俱墨，是很好的标志！”